

社會重建・省思生活・規劃生涯

● 撰文：宮崎 清／翻譯：黃淑芬 ●

● 豐沛的台灣生命力

敝人今天懷抱著沈重的心情，來參與此次「災後重建文化產業振興研討會」。台灣的大地震後，我首次再度踏入竹山、埔里等地，這些我從1991年以來，就有緣接觸的地區，這裡有我太多熟悉的地方、溫馨的記憶與友人們，而今大家可安好？

台灣921大地震，我曾守著電視、守著畫面，而哀矜不已。事實上，十月初我有既定的工作需要來台，也曾徬徨過，來，是表示一份關懷，但，深恐因為我的到來，而徒增打擾。因為就階段性的工作而言，當時，台灣迫切需要的是「不用說，做了就是」的緊急救援專業人員。最後，我還是依照既定的行程過來了，只因台灣的朋友們告訴我：「工作照常進行！」，多麼堅毅的話語！

工作結束後，踏進南投災區，走進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每一個腳步都沈重無比，觸目所及皆是令人心傷的情景，但，唯一心慰的是友人們都安好，看到一張張熟悉的臉龐，堅韌而勇敢的神情，讓我想到台灣表現在市井小巷中，貌似無秩序卻各得其所的喧鬧夜市，那裡深藏著豐沛的生命力，是台灣的希望。

● 來自大自然怒吼

今天要我談「災後的社區重建」，我並沒有直接而長期地在關東大地震、神戶大地震等日本災區，實際進行災後重建的工作經驗，但我深信所有的重建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反省過去，檢視現在，藉此思索未來的方向。

首先，讓我們省思：這世紀末大震撼裡，它到底要教我們些什麼呢？

或許災難發生時，一切太突然，人們來不及思索，就這麼發生了。翌日，旭日依舊東

昇，人們卻面面相覷人事全非。一方面我們震懾於大自然的威力，一方面也讓我們人類深刻地反省：我們不過是自然界生物的一種，面對浩瀚無垠的自然，人，是多麼的渺小呀！我們是否應該更謙虛地思索：如何與自然共生呢？

因此，且讓我們回首過去我們人類自己創造了什麼樣的生活環境，我們到底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 過去，創造了什麼樣的「美麗新世界」？

從昭和四〇年代起，我們整個日本社會，幾乎都沈浸在以都市化為志向的近代化潮流中，這樣的都市化志向，以勢如破竹之姿，衝擊著日本全國各地的農漁山村。在此時代浪潮的衝擊下，原本蘊藏於日本各地祖先們所遺留給我們與自然共生的生活方式，面臨著空前未有的大考驗，人們迷惑於都市生活的魅力，遺棄了原本的綠色生態系的田園之美，深信只要移入歐美文化、都市型文化，就是近代化，就是進步的象徵。現在我們必須重新省思這樣的判定基準，是否為唯一的尺度。

我想台灣與我們一樣面臨相同的發展過程與困境，尤其台灣經此劫難後，我們更要反省現在的生活方式。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人們自以為人定勝天，科技文明日益進步，人類以此為基，創造了自以為最好的生活方式。但，生活在這樣的「美麗新世界」裡面，我們當真覺得幸福嗎？人類營造出自以為是最尖端的建設，最高科技文明進步的社會，瞬間，頓然幻滅、傾倒成瓦礫！原來，面對大自然，人類原來是如此地脆弱，不堪一擊。除了地震大自然災害的怒吼外，核能發電所的漏電等人為災難，不正一再地警示著我們嗎？

●現在，滿目瘡痍該如何？

地震的驚恐毀了人事物，面對滿目瘡痍的現況，一切重新開始，但又能如何開始呢？重建工作首先必須安頓身心，而要住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進行什麼樣的保全人際關係的社區重建，將由京都大學的本多昭一先生為各位做詳盡的介紹。

除了家園重建之外，更重要的是生活的重建，既然我們反省過去自以為善卻不盡善的生活方式，那麼這次重建，我們究竟要重建出一個什麼樣機制的生活？危機是否能給我們一個全新的轉機，去創造一個真正人性化與自然共生的生活方式呢？一切端乎「人心」，有什麼樣的人心，就會呈現出何種類型的重建。我所知道的台灣，擁有熱情洋溢豐沛的生命力，我深信這種人心展現的豐沛力量，必定能支撐各位走過漫長而艱辛的台灣災區重建。

●豐沛的生命力支撐漫長的重建

因此，台灣擁有如此豐沛的生命力，展現在社區重建的工作上，如何匯聚成「地域力」，就需要我們共同深思。

換言之，解決重建的問題紛至沓來，必須每個人都將關心化為實際的行動力，積蓄每個人對關心的行動力，即可匯聚成重建的潛能，也可以稱為關心力，也就是說：有多少關心的行動力，就能積蓄出多少的社區力。

那麼每個生命對社區關心的行動力，該如何藉由實際行動，展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呢？我們要注意的是：這種關心的行動力是超越家庭，提昇到社區生活的共同問題點。

以下就我們日本的經驗，來跟各位談談該如何將個人的生命力，轉化為集體行動力，展現對社區的關心。

●社區內各年齡層克盡己職的集團

在日本的各個地方（町或村、大則為市或縣、更大則為全國），匯集、組織了各式各樣的

人們。這些集團的人們，在日常與非日常的生活中相互扶持。因此，隸屬於這些集團的每個人，都有義務與權利幫助該集團的人們。

相互扶持的制度，乃是自古即形成。進而，我們若以人本為考量，那麼一個人並不僅隸屬一個集團而已。例如，一個年輕人，他可能是鄰組、組、部落的重要成員。同時，也是青年團、消防團等成員；更可以是木工團體的一份子也說不定。如此，一個人可能同時歸屬於幾個團體，擔任各式各樣的任務。

一般而言，人們無法獨活於世，唯有與他人相互扶持，方有可能存活於世，組織，便是基於自己與他人相互扶持方有可能誕生、活用的哲學。亦即是，組織奠基於人類共生的哲學。

唯有啟動這種思維方式的組織架構，才能凝聚形成一定程度的日本地方社會。

●社區克盡己職的各種團體

具體舉例而言，在我們日本社會中每個年齡層，都有屬於每個年齡層團體組織，各自發揮力量，持續地關心社區，將行動展現在日常與非日常的生活當中，是一種共榮、共難、共生、共享的社團組織。

這些團體有所謂的：地緣團體、祭禮・宗教團體、年齡團體、機能團體、職能團體等等。

■ 地緣團體：日常生活當中相互扶持，進行造橋修路、清掃河川、除草等社區工作。

・ 鄰組：集合相鄰的數戶人家，相互幫忙、種田插秧收割等。

・ 組：約集合五組，因此有20到25左右的戶數。

・ 部落：約為三到五組的集合，因此有60到125戶左右的人家。

另外，這些地緣團體，就行政單位而言，則有村或町的組織了。

■ 祭禮・宗教團體：以佛教（日蓮宗、淨土

宗、淨土真宗等)為中心的集合,或者是擔任村、町祭祀的團體。這些團體維持管理寺廟、神社等,並進行祭典等活動。

■ 年齡團體：

- 兒童組：約5歲到15歲的集合，以兒童為中心，他們是祭典的負責者。
- 青年組：未婚男女的集會，主辦村町的各種活動，例如剷雪、鋪橋修路、除草等。
- 壯年組：已婚男女到隱居老人的集合，是管理營運村、町的中間份子。
- 老人組：隱居老人的集合，輔導青年組等年輕人們，是管理營運村、町的指導者。

■ 機能團體：

- 消防團體：擔任火災時救火之職。
- 防災團體：預防火災、洪水、山崩等

■ 職能團體：同業的集合，例如陶工團體、木工團體、漆器團體、農業團體、漁業團體、商人團體。為各行業的發展進行各種社會活動。

這些社團組織在平常的日子裡，每個人有屬於自己的任務機能。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團體裡，盡力扮演好屬於自己的角色。

●社區集體力量撫平個人創痛

誠如日本的諺語：「地震、雷、火災、老爹」是日本人的四大怕，上述的團體在平素的日子裡人們未雨綢繆，進行許多預防天災人禍的防災、緊急避難訓練，以便發揮集體的力量，因應突發狀況，將災害降到最低。

另外，日本社區的喪事組，更是以社區集體的力量，來撫平個人的創傷，適時地在處理喪事的過程中，給予思緒不清徬徨無助的當事者協助，在肅穆的喪禮中，盡可能地安撫傷痛者的心，也讓往生者得以安息。這些喪事組除了喪禮等庶務的協助，更重要的是時而僅是坐在旁邊，讓他知道有人關心，或僅是握著手，當哀痛者願意訴說時，也僅是聆聽而已。藉由社區集體的哀悼懷念，扶持生者繼續往後的人

生。

●未來，共圓一個家園夢

撫平台灣震災哀痛的力量，業已延伸至海外，我等此行短暫的停留，雖然僅是表示我們對您們的關懷，但卻是持續而長久的，加油呀！朋友，重建的路程必然是艱苦曲折，不要急，慢慢來，相信您們會重建出一個讓子孫們免於恐懼的家園，在努力的過程中，我們會默默地在旁祝福，有我能做到的地方告訴我，我必定竭盡所能地協助。最後，誠摯地祝福台灣的友人們，以堅忍的集體力量，一定可以克服一切艱辛，共圓一個家園夢，我深信：台灣的未來將是快樂的夢，災區將是嶄新台灣希望所在。

(本文係宮崎 清教授89年3月2日應邀於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主辦之災後重建文化產業振興研討會主題報告內容)
